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椒邱文集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余肇錫

椒邱文集卷十九

明　何喬新　撰

雜著

傳國寶志

秦始皇得和氏璧命工以為璽上琢螭紐而刻其正面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寔李斯魚鳥篆也漢高帝定三秦子嬰上之歴世傳以為寶及王莽篡漢就元后取之

后怒投之地螭角微玷莽敗校尉王憲得之將軍李松入關斬憲取璽上更始赤眉破更始璽歸劉盆子馮異破赤眉于崤盆子奉璽詣光武降傳至獻帝董卓作亂典璽者投諸洛陽城南井中孫堅討卓至洛其帳下兵見井有五色以告堅乃浚井果得璽袁術僭逆拘堅妻奪之術死徐璆得而上之魏文帝簒漢璽歸于魏隸刻肩際曰大魏受漢傳國之寶晉武帝簒魏璽歸于晉漢劉曜寇洛陽執懷帝取璽詣平陽石勒滅漢璽乃屬石

勒氏為冉閔所滅璽復屬閔閔敗其將軍蔣幹得之晉

謝尚遣戴施救幹紿幹得璽遣使獻之璽復歸中國晉

傳之宋宋傳之齊齊傳之梁梁傳之陳隋滅陳璽歸于

隋唐受隋禪璽歸于唐廣明之亂遂失所在按五代史

蜀世家云田令孜為監軍也盜傳國璽入蜀而埋之王

建永平二年尚食使歐陽柔治令孜故第穿地得之以

獻則璽在蜀也又按通鑑云黃巢之破長安也魏州僧

傳真得傳國寶以為常玉將鬻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

莊宗入魏傳真諸行臺獻之則璽在唐也又云莊宗入汴梁王置傳國寶于卧内左右竊之以迎唐軍則璽似又在梁也璽一而已然在蜀在唐在梁者皆稱傳國寶其孰真孰贋蓋不可考吾意秦璽之亡久矣其所謂傳國者得非依倣為之以欺世邪莊宗滅梁取蜀璽併歸唐及晉石敬瑭反潞王從珂擕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則秦璽雖在固已燬矣敬瑭入洛更以玉為之契丹滅晉重貴獻之契丹以所獻傳國寶非真詰之具言其故

乃止然契丹沾沾自喜以為有傳國寶遼興宗試進士遂以有傳國寶者為正統命題而不知所得者乃晉璽非秦璽也金人之追遼主延禧遺傳國寶於桑乾河於是石氏之璽亦亡矣元世祖時有札拉爾氏者漁于桑乾之濱得之而不識歸寘其室夜有光盖延禧所遺者監察御史楊桓辨其文以為歷代傳國璽即叙而上之至正末天兵至燕順帝挾之北遁沙漠至今北人猶誇語中國曰我有傳國寶云椒邱子曰寶得其寶者安寶

失其寶者危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仁義也者帝王之寶也和氏之璧亦玉耳果何足寶邪堯舜禹湯文武之有天下所寶者仁義而已三代享祚皆數百年萬世以為正統無異議焉固未有所謂傳國寶也向使夏后氏之璜東序之弘璧西序之天球空桑之琴瑟螽須之鼓至今猶存不過一器耳固無足寶況秦皇李斯所為惡足寶哉秦皇李斯所為且不足寶況石氏敗亡之餘其制作未必工

不旋踵而為敵人所有不祥莫大焉又豈足寳哉然有天下乃或睠睠於亡國不祥之一璽甚至命將出師以求之暴師原野甘心焉抑過矣盖世有可寳者在此而不在彼也余竊感焉作傳國寳誌

忠卦

忠有孚王三錫命元亨彖曰忠盡已之心也内盡其心而上行故有孚王三錫命嘉其忠也元亨其道不窮也咎繇謨明弼諧比干以死殉諫子文毁家紓國忠之時

義至矣哉象曰中心忠君子以秉德明恤初一進退以禮勿比于匪人象曰進退以禮慝枉已也比于匪人雖忠可鄙也次二或都或吁矢我嘉謨象曰或都或吁上下志同也矢我嘉謨抒厥忠也次三宣力四方乃心罔不在王室象曰宣力四方推上之仁也心存王室弗敢忘君也次四憸人諾諾直士諤諤象曰憸人諾諾逢君之惡也直士諤諤輔君以德也次五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象曰大人之道先正已也君心既格天下可理也

次六抵龍之鱗貞厲象曰抵龍之鱗志在正君也雖貞而厲弗恤厥身也

勤卦

勤利不息之貞大人勤德小人勤力逸豫凶彖曰勤内殫其精外力於行亹亹其誠所務惟貞大人逸豫績用弗成小人逸豫百穀用弗登勤其崇德廣業之本乎象曰心無勸勤君子以進修不怠初一規其枕終夜不寢厲無咎象曰規其枕慮荒寧也雖厲無咎學有成也次

二敏于學厥德修罔覺象曰學務時敏志於道也德修
罔覺克深造也次三無怠無荒厥德以光利用賓于王
象曰無怠無荒勤厥德也利賓于王庸於國也次四祇
祇兢兢庶績其迎象曰祇祇兢兢不遑安也庶績其迎
匪素餐也次五自朝至昃不遑安息民用無斁象曰不
遑安息勤于民也民用無斁懐其仁也次六宏綱之書
瑣瑣疲其精卒隳厥成吝象曰為治之要振其綱也瑣
瑣疲精亦可傷也

廉卦

廉亨君子貞吉小夫猶以吝彖曰廉不苟取也事以義制不求不忮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是以亨君子吉廉而不猶也小夫吝矯以自衒也廉其可以聲音笑貌為之乎象曰心無欲廉君子以端操厲俗初一監于蝜蝂無咎象曰蝜蝂之貪卒隕其生也君子監之不失其名也次二貪泉潏潏君子酌之不易其節象曰廉貪谿巳匪泉之為也中心巳定物豈能移也次三拔園葵出織婦

莫予敢侮象曰拔葵黜婦約已以裕下也民服其廉又孰敢侮也次四宋人獻玉司城辭玉各全其寶象曰以玉為寶殉于利也不貪為寶志于義也次五暮夜之金惕若有臨楊震用昭其德音象曰暮夜之金雖隱而章也君子郤之德聲用光也次六垢其服内多欲或承之辱象曰垢其服矯以求名也内多慾終莫掩其情也

慎卦

慎夙夜兢業君子慎德小人慎法利行師利用折獄彖

曰慎戒懼也君子慎德懼離于道小人慎法懼陷于咎
利行師好謀而成也利折獄慎則得其情也慎之時義
大矣哉象曰真心慎君子以克己畏天初一我室寘寘
我心惺惺無咎象曰幽暗之中道所存也心常惺惺罔
敢昏也次二慎爾言毋易毋煩象曰言語之發榮辱之
機也君子慎之懼來違也次三慎爾飲食無有遺厲疾
象曰飲食不慎必喪生也慎而有節體用寧也次四慎
厥職朝夕祇惕用熙乃丕績象曰朝夕祇惕敬天工也

熙乃丕績紹勛庸也次五畏天之命惟察惟行式踐其形元吉象曰天有顯道甚可畏也察之行之全所賦也次六慎而無禮君子攸耻象曰君子之慎貴有禮也過於恐懼亦可耻也

設翟公與東郭生問答

翟公罷政閒居賓客無一至者門庭闃然既而復用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迺見交情一貧一富迺見交態一貴一賤交誼迺見客見之慙而退東郭生

闕之往謁門下者不為通指其書示之東郭生曰是書予已見之矣然予非公之舊客也予從下邑來竊慕公之高誼故願一見焉公毋以為舊客而拒之也門者通之翟公知其將有說也厲色須之入坐定東郭生曰闢公閉門絶客有諸翟公曰有之東郭生曰胡為其然也翟公曰吾昔為廷尉也賔客朝夕吾門強笑語出肺肝以求親悅而吾接之未嘗少勌及吾閒居向之嬉遊追逐者雲散烏沒而逝矣甚者過吾門不入或遣使招之

亦遷延辭避而吾之門可以張羅是何客之薄也自今以來者吾將唾其面東郭生曰吁公何見之晚也公盍觀百家之市乎犀珠綺繡布縷粟米以至鱻薨醢醯之品皆萃焉市門旦開挾貲而來者肩相摩踵相躡也以所求在此也夕而罷市則東西散去了不見蹤跡欲聞跫然之足音不可得矣方公之柄用也貧者求贍於公窮在下者求舉於公宗姻之逮繫者求辨於公宜其户外屨恒滿也及公閑居禄不足以贍其宗族勢不足以

奔走郡縣彼無所求矣又胡為而來哉今公復用求於公者又至矣而公書門以拒之不已隘乎翟公曰吾聞管仲鮑叔之交也不以窮達而易心羊角哀左伯桃相與為友死生不相負吾之客何獨不然邪東郭生曰公過矣彼所謂道義之友也公之客則市利之交也道義之交千百廼一二焉公求千百於千百宜其不可得哉翟公曰然則如何東郭生曰市利之交固不可親也亦不可拒也拒之怨尤且叢于身矣來則接之去則舍之

斯遠怨之道也翟公謝曰子之言至矣敢不奉以周旋
遂命門者堊其書為説者曰朋友道絶久矣炎而附涼
而棄者天下皆是也豈獨翟公之客哉世道愈下儀秦
以術相傾耳餘以利相殺而寄也忍於賣其友睨翟公
之客又甚焉東郭生之言其心近厚者歟使其處用舍
窮達之際必不忍為客所為者況肯為儀秦耳餘之徒
之行哉

讀李德裕傳

李德裕惡白居易而薦白敏中及其失勢敏中從而擠之不遺餘力王安石忌司馬光而薦呂惠卿及其罷相惠卿誣譖百端至發其私書二事相類也以居易鯁介有文使獲柄用雖不能救德裕崖州之竄必不忍擠之于險以光之清儉好古使處政府雖不免變安石病民之法豈肯攻訐其私哉二子可謂不知人矣自貽伊戚也哀哉君子曰是德裕安石之罪也好佞而惡直好同而惡異不以大公至正存心顧以愛憎為用舍非德裕

安石之罪歟其得罪也非不幸也宜也雖然二子固不得無罪然於敏中惠卿不可謂無恩也敏中惠卿受恩不知報則亦已矣逦以怨報德焉曾犬豕之不若也嗚呼此兩人者真刑戮之民哉

讀宋史

元祐初宣仁臨朝司馬光吕公著在政府蘇轍劉安世孔文仲在諫臺蘇軾程頤范祖禹之屬居侍從羣賢協心取熙豐病民之法一切更之而主其法者悉從貶逐

蔡確章惇呂惠卿之徒或竄炎荒或黜散秩天下拭目想見太平及宣仁崩章惇相熙豐羣邪唾掌而起布在朝著於是賢人君子一日充塞嶺南而凡以正直自名者無一得脫于禍延及宣和之末士氣消人心去外患啓而宋事不可為矣君子曰元祐諸賢之禍蓋生於激也水之激也覆舟矢之激也傷指天下之事過於激者其禍必至於不可救古之君子處變故之際以忠恕之心行寬平之政故卒免於報復之禍惜夫諸賢不審於

此也熙豐之法固多病民然其間亦有一二可行者不
問是非一切紛更之則過矣熙豐用事之臣固多狡佞
大者均逸外藩小者斥居州縣亦可以已矣而任言責
者滌瑕索瘢攻擊不少恕與制命者擿微發隱惟恐其
罪之不昭不亦甚乎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諸賢之於羣小疾之亦已甚矣彼熙豐小人惴惴無所
容則其協以謀我求逞其毒以快其忿者將無所不至
矣一旦主心既移乘隙而動諸賢欲自全於世其可得

邪夫主人攻盜也猶有怛心焉盜之攻主人也凡可以剚刃者極其力而後已故始也陳瓘劉安世糾劾羣奸終也楊畏來之邵揞擊善類始也蘇軾草制過於抑揚終也林希草制極其醜詆始也貶死瘴江者蔡確一人耳終也劉摯呂大防之屬死于嶺海不知其幾豈非既生於激邪賢人君子之受禍固不暇計國勢陵夷至于不可復振不亦悲乎嗚呼世之君子當其時而遇其事尚以元祐諸賢為監哉

辨通鑑綱目書漢亡

炎興元年十一月魏鄧艾至成都帝出降皇子北地王諶死之漢亡尹起莘曰書漢亡者以見漢之自亡非艾輩所能滅之也君子曰尹氏之説非也予朱子之作綱目上下千餘年其紀亡國多矣未有書某國亡者獨於此書漢亡乃綱目之特筆也昭烈帝室之胄也忿奸臣竊命漢鼎將移志欲芟刈羣兇以復高光之大業不幸天命已去力挽不回及曹丕簒位乃即位武擔之南嘘

炎燼於已熄宣烈祖之重光其名甚正而其義至弘也自陳壽謟晉其作三國志尊曹而抑劉於昭烈父子不稱漢而稱蜀蓋絶之於漢也司馬氏因之遂以黄初之年接建安之紀蓋謂漢已亡矣子朱子之意則以為一脉尚存不可謂之亡昭烈父子建號隴蜀祀漢配天者四十有五年是漢未亡也及鄧艾兵至成都帝禪不用皇子諶之言而用譙周之計於是赤帝不祀而漢統絶矣故特書漢亡以見漢之亡非亡於奉帝為山陽公之

日乃亡於鄧艾至成都之時也尹氏求其說不得從而為之辭是惡足以知大賢筆削之旨哉陳子桱之續通鑑綱目其知此旨乎故崖山之破特書宋亡蓋以巴延入臨安宋猶未亡也及帝昺蹈海宋始亡矣由是觀之陳壽書丞相亮討賊之師為入寇姚燧詆陸秀夫之屬為逋播臣者真名教之罪人哉

周官調人復讐辨

調人之說先儒多疑之愚竊以為此聖人救時之法也

當商之季小民方興相為敵讐周既克商而其遺風未能盡變聖人之心葢以為不許復讐則傷孝子悌弟之心許其復讐則啓胥戕胥虐之暴故立調人之官以排難解紛焉過誤殺傷人者在此雖出於無心在彼不免於痛怨故以鄉里之民共和解之所以釋其怨而解其仇也其過誤殺傷人之畜產者亦然若父兄師長為人所故殺此則必報之仇也故使其避去而不相接避諸海外則重於幽州之流矣避諸千里之外則無異於三

危之亂矣避諸異國則不得保其鄉井矣為人子弟者雖不得剚刃於其仇亦可以少紓其怨而慰其心矣有讎人之令而不肯避是不從王命者也故王以瑞節與調人使執其仇正其罪而驅遣于所當避之地焉若被殺者之子弟既殺其仇矣而仇之子弟復殺其人是往來報復無有已時故使邦國交讐之而不容也殺人而義者如當官而誅大憝執法而戮元姦是皆義也若此者避之它境令其子弟勿讐之若讐之是亦不從王命

者也必誅之而不宥焉以其仇奉法之吏也有爭鬬而忿怒者亦以和難之法平之平之而不聽者則書其孰是孰非後相報復者則從而誅之焉或曰殺人者死爲邦之大法也彼既殺人父兄矣盍以王法誅之柰何使其子弟讐之邪愚曰法有經權情有故誤殺人之父可誅也如曾軌之殺徐達之則不可誅也殺人之兄可誅也如田横之殺酈食其則不可誅也原情以定法因法以求情可也必若逞私忿肆奸威以屠戮無辜則所謂

不待教而誅者又何諧和之有哉聖人承衰亂之後矜過誤而弛重辟之施緣人情而立避仇之法慮之精而處之當矣

成周設官煩瑣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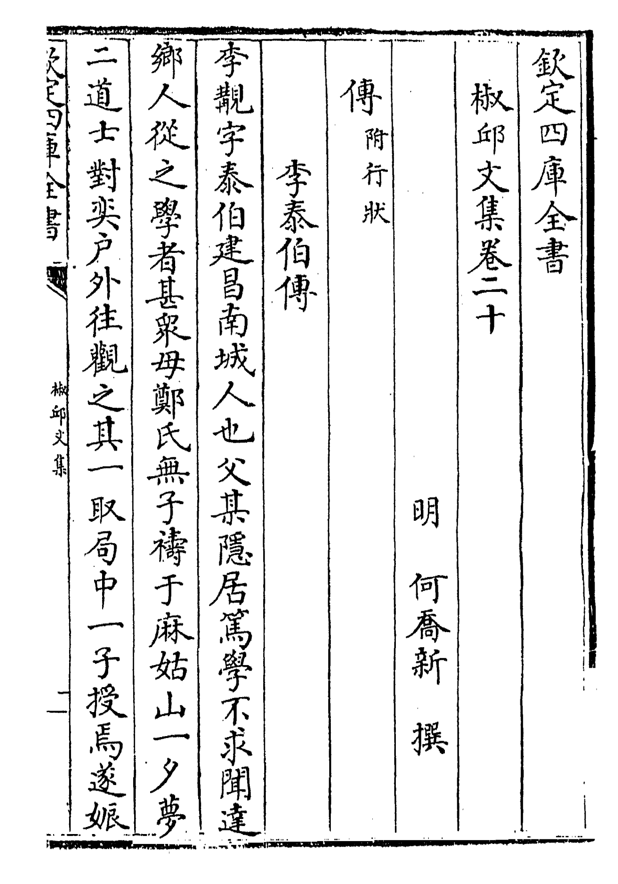
或曰聖人治天下亦惟本於道化舉其綱執其要使鬼神各受其職民物各安其所而已周公之作周禮自巫祝之屬以至除毒蠱攻蠹物除貍蟲去鼃黽除水蟲敺妖鳥煩瑣一至於此豈聖人之法邪曰上古之世草木

榛榛鹿豕狉狉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與民同吉凶之患凡興妖而害物者皆在此去焉獸蹄鳥跡交於中國不可以不去也蛟蜃魍魎出而侮人不可以不除也虎豹犀象為民之害不可以不敺也神降于莘墟蛇鬬于鄭門鳥鳴于宋社鬼哭于齊闕在春秋戰國之時猶有之況上國洪荒之世乎故因事設官以禜禱而敺除之凡以為民也周公之法猶羌擒猰貐而殺之也禹驅龍蛇而放之也益烈山澤而焚之也孰謂非聖人之法乎或

曰除蠹物用莽草除貍蟲用炭灰除鼃黽用牡鞠除水蟲用牡橭古未有是法也周公何從而知之曰聖人達萬物之理以為除害之方如作舟車以致遠古未有也伏羲氏始為之嘗百草以療疾古未有也神農氏始為之豈有所受邪世儒不務窮理不知古今之異宜乃謂巫祝之官可删硩蔟氏可删壺涿氏可删是以巳之不知而果於非聖人也且儺以逐疫不近於戲乎然周禮載之魯論記之古今行之未有以為非者而獨致疑于

此數官何哉

椒邱文集卷十九



椒邱文集卷二十

明 何喬新 撰

傳 附行狀

李泰伯傳

李覯字泰伯建昌南城人也父某隱居篤學不求聞達鄉人從之學者甚衆母鄭氏無子禱于麻姑山一夕夢二道士對奕户外往觀之其一取局中一子授焉遂娠

生覯頴悟過人五歲能調聲律習字書十歲通舉子業
或時閱書慨然憶舊嘗讀此徐思之未嘗見也家貧竭
力養親不慕榮利倡立盱江書院講明正學從而師之
者恒數十百人所學以推明聖經為本不泥於漢唐諸
儒穿鑿之說獨不喜孟子嘗曰孔子尊王孟子乃勸諸
侯叛王故作常語其閒多毀斥孟子者郡舉茂才異等
有旨召試及試六論不得其一覯語人曰吾於書盡讀
此必孟子註疏也擲筆而出罷歸益務博學稽古作禮

論易論明堂定制圖平土書范仲淹守饒州得其文驚異因薦于朝曰覯講論六經辨博明達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以母老不願仕乞就除一官以便養并上其所業二十四篇不報皇祐二年仲淹又與余靖交章薦之乃授將仕郎大學助教嘉祐二年召為大學説書明年又以海門縣主簿禄之胡瑗以疾罷又以覯權同管勾大學尋以祖母未祔先塋請假歸遷葬至家卒臨終執門人陳次公手以明堂制圖為託以三禮論未成

為恨言不及它覯所著有禮論七篇易論十三篇周禮致太平論五十篇明堂定制圖一卷富國强兵安民策各十篇潛書十五篇廣潛書又十五篇慶歷民言三十篇常語三卷門人自閩浙至著録者千有餘人鄧溫伯仕最顯溫伯為御史中丞上覯所著書且請官其子參魯朱仲晦嘗謂覯之學得於經為多又言周禮論與已意合獨其毁孟子世或譏其偏云

賛曰宋承五季分亂之餘道喪文獘甚矣天下既定乃

有柳開穆脩之徒變骫骳之習復渾雄之體然未知本諸經以推明聖人之道也覯與曾鞏者出乃能深求於經其文以明道為本是時洛學未興也而二子之學卓然如此可不謂豪傑之士哉予故采而論次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南京禮部左侍郎章恭毅公傳

公諱綸字大經温州樂清人其先有仔鈞者仕閩官至太傅因家閩之浦城太傅之孫貢避亂徙樂清之南閣

傳數世至開宗者本吳氏子後章氏公之高祖也父文寶以篤行稱于鄉公初名崙八歲入社學讀書刻苦自勵遇夜則燃枯竹以繼晷稍長從兵部主事黄岩章仲寅先生學舉子業時予先公為温州太守患樂清東數鄉瀕海俗獷戾思有以變其習乃選良家俊秀補郡庠弟子員公在選中先公閲其業甚習為易今名因留府廨躬教之府掾南昱亦頴敏好學先公免其治簿書俾與公同學政暇輙召至後堂親為講析義理教之作文

縣是學大進正統四年登進士第六年秋除南京禮部主客司主事將赴任先公戒之曰南都政務甚簡子勿以事簡自逸勿以名成自畫當勤勵問學求底大成管仲宴安鴆毒之言不可不深思也公謝曰敢不奉教至官月俸仰事俯育外盡以市書積書至萬卷誦讀討論孜孜無少怠自六經諸史以至九流之説莫不探其要旨南畿士子從學者甚衆經其指授者往往擢科躋仕景泰元年陞禮部儀制司郎中先公方典銓衡進用人

材多訪於公公所薦皆知名士時景皇帝在位北部未賓南蠻搆亂公上章陳政事闕失其畧曰陛下應運中興上承祖宗列聖之統下為四海臣民之主令刑罰未平寇盜未戢災異未弭正內脩外攘以隆治化之日臣謹陳為治急務十有四事干冒天威觸忤大臣雖禍及身家臣不敢避也其目一曰躬攬乾綱在聖德英明二曰緝熙聖學在儒臣直說三曰面議大政在委任孤卿四曰為政得人在愛惜名爵五曰肅政朝綱在激勸憲

諫六曰廣開言路在聽用忠良七曰敬畏天戒在下詔求言八曰精慎選舉在舉主得人九曰嚴明考覈在黜陟公當十曰守備邊境在選將練兵十一曰征討不庭在專任將帥十二曰禁止罪犯在恪守律例十三曰官吏養廉在沙汰冗職十四曰作興人材在教養有道反復萬餘言景帝嘉納命所司議行又請增解額以廣賢路更鈔法以順民情汰僧道以去游食禁越訴以懲姦民勸屯種以養兵薄稅斂以利農多見采用北敵額森

遣使入貢且求報使廷議謂額森乃托克托布哈之臣不足辱使者公言往者額森犯蹕罪不容誅然終能感悔奉太上皇還京貢獻不絶宜遣使往諭賜以金繒答其善意四年夏車駕欲幸隆福寺公上疏曰佛者方外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尊臨非聖之地史官書之傳之萬世恐累聖德疏上即日罷行冬十一月額森使來上表自稱為汗朝廷欲賜敕而疑所以稱之者命羣臣議之公言汗者乃外國極尊之號今以稱額森則置托

克托布哈於何地或止稱太師又恐其心懈忽犯我邊陲
宜因其部落舊號稱爲衛喇特王庶爲得體五年夏五月
公以儲位久虛灾異數見因陳脩德弭灾十四事一曰
戒天變二曰順燮理三曰養聖躬四曰節幸御五曰務
儉約六曰勤論政七曰敦孝義八曰慎賞賚九曰重名
爵十曰革巡撫十一曰擇重臣十二曰辨異端十三曰
却獻貢十四曰汰冗官大畧以爲太上皇君臨天下十
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嘗受冊封是上皇之臣也

上皇以天下授陛下陛下當以天下尊上皇伏望時率羣臣朝見南宫以敦同氣之情以隆崇奉之道復汪后於中宫以正壼儀復沂王於儲位以端大本則天意可回和氣可致灾沴可消禍患不難弭矣景帝覽疏大怒下公錦衣衛獄初監察御史鍾同亦嘗有言并逮同治之日加搒掠血流被體越五月天大風雨黄沙翳空景帝稍悟密勑錦衣衛緩其獄六年秋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丁憂至京莊亦嘗疏請復儲及廷見有旨箠八十

謫邉郡驛丞因憶公與同官嘗有言遂命錦衣衛各杖之百公死而復甦同竟死杖下天順元年春太上皇復位是為英宗皇帝首命釋公及出獄都人士聚觀者塞途或嘆息泣下上求公疏不獲内臣有記其槩者為上誦之上嗟嘆再三明日陞公禮部右侍郎尋命公往鄭王府冊妃王賵遺幣馬甚厚公力辭不受及還過襄王入朝公謁見王曰是請復儲章郎中邪對曰然王喜命公誦所疏惇孝義一節嘆曰我朝作養士大夫垂百年

乃得好人如卿者山東奏水災乞減科徵戶部沮不行公請減田租之半上許之親藩有被火災乞賑濟者同列言無例公曰朝廷以親親為重豈須有例邪具奏上特賜白金五百兩忠國公石亨招公卿燕飲公謝不往亨不悅興濟伯楊善掌禮部事與公議政多不合善亦忌之相與短公于上會南京禮部缺侍郎上以命公及陛辭召至文華殿賜白金二十兩文綺二表裏諭遣之且曰事有當奏者具以聞公頓首謝四年冬改南京吏

部芝産于公署之庭樹人以為公和氣所感八年春英
宗皇帝升遐遺詔嗣君繼承為重婚禮毋得過百日公
上疏言先王制禮三年之喪達乎天子陛下臨御之初
當以孝治天下以道率臣民今山陵尚新元朔未改諒
陰之中遽講婚禮臣竊以為不可伏望降勑待來春行
之事下禮部旨謂公狂妄請治其罪憲宗皇帝勑勿問
成化元年春兩淮饑公奏救荒四事一曰救民急二曰
息民力三曰恤流民四曰備儲積事下戶部旨舉行之

四年上勑公與南京都察院僉都御史高明考察官吏公言御史某乏風節郎中某無廉聲主事某浮躁皆當黜高公執不可公獨以為當黜者請于上南京六科十三道忿之交章誣公罪朝廷遣禮部侍郎葉盛刑科給事中毛弘按驗具得誣狀公賢益明五年秋公以星變上書自劾乞致仕優詔不允秩滿遷南京禮部左侍郎十年春考績至京又乞致仕仍不允是歲丁繼母憂歸持服十二年夏公自陳衰老懇求致仕上乃許之公既

謝事徜徉泉石翛然埃壒之表自號廣莫野人十八年
閏八月所居北山石巖忽自崩聲如震霆公登樓望之
曰異哉必有當之者十九年三月甲寅公以疾卒于家
人謂巖崩蓋其兆事聞上命浙江叅議張敷華諭祭工
部進士王俌為營塋事二十三年七月詔贈公南京禮
部尚書謚恭毅公所著有拙稿困志集進思録藏于家
為文以理為主不務諧世好詩平淡温雅不為雕刻之
詞皆可傳子二玄應舉進士為南京禮科給事中玄會

以恩例為鴻臚寺序班初公所與同學南昱者後公三年登進士官至南京大理寺副

賛曰章公恂恂和易與人語開口見肺肝對客每嘯詠為樂人不知其剛也至其臨大事決大議它人跼促若轅下駒公奮然爭之不以禍福為顧慮孔子所謂仁者必有勇若公非耶昔陳宜中指斥權姦直聲聞天下至其晚節乃阿姦相求進蓋更變而氣餒矣宜中與公皆溫人然公在獄三年日與死伍及得出讜言勁氣不少

挫視宜中為何如嗟夫世常謂古今人不相及豈其然哉豈其然哉

梅伯華傳

梅伯華字汝芳世居大江之南其先本若木氏之裔食采於梅春秋時役屬于楚秦始皇帝遣將軍王剪滅楚遂移兵伐梅滅之子孫散處江南以國氏其家杭之西湖粵之大庾者宗支尤蕃衍伯華自幼好修丰姿芳潔翛然埃壒之表玉雪如也好居山澤每與騷人處士倘

徉泉石雲壑之間終日忘返不識者疑為仙云性剛介寡與然士無賢不肖皆知敬重好事者或寫其像于屏見者肅然起敬不覺鄙吝自消楚令尹子蘭申公子椒以清脩自負願託交于伯華伯華曰若等無實而外飾終將委厥美以從俗耳非吾友也淩波仙子洛迦獎生亦以雅素絶俗願與伯華為異姓兄弟伯華笑曰若等得吾一體非可與共度歲寒者也丞相廣平宋公貞心勁質於人少許可獨敬重伯華嘗作賦以誦其美伯華

覽之不樂曰知人信不易哉吾嘗以宋公鐵石心腸顧乃輕吐綺語至以文君緑珠況我噫知德者鮮矣當陽春和煦時羣葩競榮紅香翠蔓爛如也而伯華恬然於荒寒之埜或以後時誚之者曰大丈夫盍乘時取紅紫自苦於寂寞誰復知之伯華曰榮悴命也然有性焉吾知安吾命盡吾性而已且子未覩其終爾狂飈振蕩彼將飄泊何所戾耶言者慚而退石湖范文穆公與伯華交莫逆買地於所居之范村招伯華聚族居之且為作

譜辨其韻格之異而嘆寫真者不察也繇是伯華益有聞於天下云

太史公曰梅氏之先有二族當商之季梅伯以忠諫死漢南昌尉福其後也伯華與福異祖本支最茂以蕃豈若木氏之遺澤邪伯華知榮悴有命而安之非知道者不能雖其違世恬幽然胄裔皆負毘㒓之具至其子實以和羮顯于時累葉不絶傳曰盛德必百世祀信哉

都憲程公平蠻録

古之君子誠以待物不以苗蠻之獷二其心誠之至也金石可貫豚魚可孚卉木可感而况於同生於天地之間者乎若都察院副都御史東吳程公之撫木邦從容數言而使荒遐獷戾之夷歡呼聽命非誠之所感而然歟木邦本麓川宣慰司之部落其先有刀干孟者為麓川頭目事宣慰思倫法蕃俗凡什伍之長皆稱頭目蓋言如人身之有頭目也洪武中刀干孟自據其地與思倫法構兵相攻我太祖皇帝遣兵擒而誅之永樂初木邦

諸蠻言已與麓川搆怨頭目爲一部以供職貢太宗皇
帝俯順其情分麓川之地爲木邦宣慰司以刀干孟之
子罕㮚法爲宣慰罕㮚法以其女曩罕弄妻頭目思任
法割所部孟密習播之地界之地有寶井青紅寶石產
其中曩罕弄專其利正統五年麓川宣慰思任法叛英
宗皇帝命靖遠伯王公驥率師討之木邦孟密各出糧
給官軍已而木邦遲疑不給惟孟密轉餉無怠思任法
既誅王公割麓川所統孟木等十六寨畀曩罕弄以賞

其勞罕㯼法死再傳至罕落法始與孟密搆隙景泰間
思外法死罕落法以兵掠奪孟密村寨因與曩罕弄攻
戰無虛歲罕落死其子罕空法力弱以鄰夷孟養方强
乃以妹嫁其酋思六且割孟木等寨歸思六為奩田思
六又與曩罕弄爭地連年攻戰成化十七年罕空法陰
遣頭目詣鎮守金齒太監王舉乞兵征孟密且啗以事
平之後歲致寶石舉喜語鎮守雲南太監覃公平總戎
黔國沐公某巡撫都御史吳公誠曰曩罕弄欺孤叛主

自立門户若不加誅則諸部效尤爭戰無已時諸公以
為然不知其啗於利也乃同奏其事請調夷漢兵十七
萬討之憲宗皇帝下其章命羣臣會議以聞僉謂孟密
險且遠用兵不便宜遣大臣諭之可不煩兵而下上從
之乃命羣臣推選大臣諳治體識夷情者以名上衆推
公與兵部侍郎李公敏户部侍郎李公衎皆可用上以
命公時公丁内艱家居服闋未起復上遣序班蘇銓捧
勑諭符驗關防授公于家時十八年閏八月七日也銓

至公頓首受命以是月二十九日啓行兼程而進十月十八日至雲南與太監總戎巡撫議之諸公以爭其素謀異議紛然公曰天子命我撫輯番酋倘致南夷不靖其何以復命乃遣銓與布政使吴玘副使董俊捧勑書榜文往諭之吴都憲留雲南公偕覃太監沐總戎至金齒會王太監具道勑旨十二月六日公與覃王二太監沐總戎發金齒由蒲縹驛過潞江江水瘴氣可畏將渡者必先飲食否則病是夜宿潞江驛黎明登高黎共山路

皆巨石磴砑下臨峭壁行五十里至五十三柰山危石
巉然欲墜人馬從石罅行至山巔有分水嶺蘭蕙皆奇
生古木闇迤邐下山至龍江驛地多瘴不敢宿遂至騰
衝曩罕弄罕空法皆遣頭目來迎銓亦遣使報公云曩
罕弄等聞勑使至郊迎欣躍然其性多疑託云雞卜不
利不肯遽出公乃與諸公出騰衝過鎮夷廵檢司由南
甸至干崖宣撫司駐營雲晃瘴霧彌日銓又遣使白公
云曩罕弄等皆言都堂乃天皇帝所命救我者我敢見

太監總戎欲殺我以為功我不敢見於是太監總戎回駐騰衝公進至雷弄驛營于戞勒以待之十九年二月三日曩罕弄等踰大小南牙山令其孫思混等詣公獻谷茶且云來日詣營聽諭谷茶葉如建茶以鹽水和瀋漬之蠻人以為珍味時有忌公成功者縱反間云都堂大治刑具伺曩罕弄至執送京師餘人皆剥皮剮肉羣蠻大懼乘夜逃歸公嘆曰吾奉天子命撫邊境事垂集而為奸人所敗將奈何乃回駐騰衝又遣經歷王執中

往諭之曰汝既來聽命何遽逃回必有沮之者倘不聽
吾言且進兵加誅其無悔曩罕弄等叩頭具道所以并
遣頭目掃硬以金寶羽牙等物入貢具以聞上勑公等
撫之且許以其地開設安撫司公又遣衆政金幽僉事
易居仁與銓皆往諭以上意二十年正月三日公復自
金齒往諭諸蠻至騰衝銓等又遣人白公曰曩罕弄雖
云聽撫每以雞卜不利為辭猶豫不進覃王二太監曰
夷人疑懼為我曹故也吾當先歸請公以勑旨諭之送

公至鎮夷關遂各歸鎮公獨與從兵數百人至南甸罕究法率其族五百餘人迎拜道左公宣勑諭之罕究法曰孟密故木邦地也乞仍隸木邦無事矣公折之曰木邦本麓川地汝祖刀干孟奪而有之朝廷撫而不責俾爾子孫世守其土不欲窮遠畧故也曩罕弄之擅孟密亦效尤汝祖耳孟密雖在木邦域内乃汝祖割以畀之非以兵奪孟木等寨又總戎以賞曩罕弄者汝何有焉若欲復故地則汝木邦當歸麓川豈獨孟密那羣酋皆拜

曰都堂之言是也奴等不敢復爭明日進次戞勒二月
十三日銓遣知州賀從政白公言曩罕弄皆出次孟恰
山南牙山險峻恐仇人掩襲不敢過第遣其婦及頭目
來請命公曰茲事重大非其婦所能了者吾當躬往諭
之從政及土人皆諫曰南牙道險惡轎馬莫能度又夷
鬼能殺人都堂不宜往公曰君命也遑恤其它夜半啓
行從者五十餘騎天未曙登大南牙山山高萬仞亂石
崎嶔樹木陰翳惡木毒草叢生路傍孔雀猿猴呌嘯林

木間山巔浮沙尺許滑莫能步公與從者匍匐爬行而
進行半里倦極坐沙中少頃復行如是者日至八九里
又有四巨石側俯道中俗謂之天生梯內倚懸崖外臨
峻岅攝衣橫爬而過乃至山麓宿河底營皆馬鬃及芭
蕉葉覆之曩罕弄遣頭目養勒來迎夜四鼓聞子規啼
公起飯訖遲明度小南牙山曩罕弄又遣頭目刀孟扛
等來迎又有頭目百餘人皆衣婦人紅紫衣裙拜謁又
行四五里曩罕弄率夷兵象馬萬餘來迎人象皆拜伏

道傍曩罕弄令譯者進谷茶且頓首曰奴等今日見都堂老者得好死幼者得長大矣遂迎公至孟恰營夷兵象馬分布營外公具冠服設香案曩罕弄與其下俯伏于前公宣勅諭之且令譯者傳以相告衆皆叩頭而謝既撤香案曩罕弄率其頭目拜謁公諭之曰罕乞法思六侵奪汝地固非義矣汝等不請命于朝擅相攻擊亦惡得無罪天子念汝曹不知禮義之教不足責命我來赦汝舊愆歸汝故地汝其各守疆域以供職貢毋相侵

掠以干天誅曩罕弄伏地曰奴等自分死矣天皇帝遣都堂來是猶久病者之獲靈丹枯櫱逢春而再華也敢不惟命是聽公徐令頒賞紵絲紗羅絹布各有差是月十五日也夜宿營中夷兵護衛甚謹三更風雨大作曩罕弄等帥其衆避雨山下小營天明開霽或傳曩罕弄夜半逃去公曰吾諭以朝廷威德彼感戴不已必不逃因令從官整兵而還方登輿曩罕弄乘象馳而至其衆仍逾萬望見公輿遽下跪于道左請公少留數日公不

可曰吾遣歸雲南為汝請于天子不可緩也因命三司設宴以朝命犒之曩罕弄與其衆再拜而辭公輿既東曩罕弄望塵仰天祝曰天皇帝萬歲都堂千歲其下和之歡聲動地公歸次南甸諸酋各率所屬來謁公頒賞宴勞如前遂移檄木邦孟養令各以所侵村寨歸孟密且戒以各守其土毋越境啟釁具以事聞上悉從公請即其地設孟密安撫司以曩罕弄之子思柄為安撫直隸雲南布政司羣夷遂相輯睦公之功也兵部言公不用一兵不折一矢而三十餘年之叛

夷帖然聽命宜有襃嘉詔陞公左副都御史加俸一級公將還京會吳都憲卒朝廷以公威信素著留公廵撫雲南兼賛理軍務二十二年秋八月上召公還陞刑部右侍郎明年陞左侍郎又明年陞南京工部尚書自公受命撫夷至是六年矣公好作詩雖跋涉險阻吟聲咿唔未嘗廢當其得意欣然不知身在萬里之外也在雲南時嘗命畫工圖所過山川景物并繫以所作詩間出示予曰子為我記之俾子孫有考也予惟誠能動物理

之必然也二夷搆兵已垂三紀孰不謂獷戾兇頑非用兵不可公往返不毛之地責之以義諭之以理不啻家人父子之相告語而世所謂鈎距籠絡之術未嘗少萌於心非所謂誠耶故覿其面聞其言者莫不欣慰鼓舞獷戾自消兇頑自革彼固感公之誠也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蠻貊之邦行矣公其有焉公當有傳國史予故詳畧其事以備太史氏之採摭公名宗字源伊蘇之常熟人舉進士擢刑部主事遷員外郎歷知吉安武昌二

府陞四川參政陜西布政使以至今官其持身為政可紀者甚多平蠻其一事耳

澹菴先生胡君行述

先生諱鍾字應律姓胡氏澹菴其别號也其先世家蜀之成都至宋有諱諒者守汀州有惠政汀州之仲子讓為撫州之典幕因家州之大塘其後又自撫徙豐城之厚郭故今為豐城之望族曾祖諱𡸁潛遯弗耀祖諱宗仁沈静寡言自號樂山處士考諱軫登永樂乙未進士

累官山西按察副使母吳氏封安人先生性警敏而量洪裕雖生于宦家而局度凝重無子弟輕儇態弱冠憲副君宦遊京師念其母夫人老不能就養乃留于家以孝養屬先生先生事之惟謹日致甘腴婉容愉色務得其懽心憲副君守瓊州屬吏有貪戾者將言于上官而黜之吏覺顧誣憲副君以罪就逮京師先生自家走蜀又自蜀走京師泛濤江冒霜雪水陸奔走往返幾萬里而後至至則詣有司具陳父冤狀卒白憲副君之誣而

抵吏罪憲副君居官以廉介稱俸禄不自給閭門千指歲時裘葛之需族姻問遺之禮與凡筐筥米鹽細故一於先生乎仰給先生惟勤惟儉不事侈靡久之家日充裕故憲副君益得盡心所職而不以家為累性至孝母夫人有疾晝夜侍醫藥無少懈母卒哀毁踰禮憲副君卒于晉陽官舍先生徒步數千里奉其匶以歸窀穸之事極力營之而不以煩其諸弟事繼母徐不異所生徐殁喪葬以禮鄉人稱焉先生少好學工書法有志於用

世既而以冢子綜家政不得專志於學每以為恨廼課其諸子涇等以學且勉之曰吾家詩書之澤數百年矣汝曹際世休明當致力問學以亢吾宗以延續先世之遺緒可也涇感其訓磨礱淬濯克有成立登庚辰進士拜監察御史先生又以書戒之曰汝祖居官三十年以廉介著稱今汝幸藉遺休以有官序當益以清慎自持毋遺汝祖羞也今天子嗣位之初推恩羣臣封先生以涇官烏帽繡衣出入煒如里巷以為榮而先生接人恂

恂以恭以和君子益以是多之晚歲益自韜晦築室別墅以山水琴書自娛有越塵之思焉生於永樂己丑八月二十有八日歿於成化丁亥六月二十有一日享年五十有九配鄒氏有淑德封孺人子男四長即涇次淵次海次淮女一適臨川甘鳳孫男一曰振嗚呼先生生長世族而能刮劘豪習德禮以褆身勤儉以裕家以憲副為父而克承其志以侍御為子而克成其材可謂君子也已先生之歿也涇方按部南畿聞訃解官歸將以

是年冬塟先生于縣之某山之陽泣語喬新曰涇不天先考奄棄諸孤顧圖其不朽者寖宜有銘陌阡宜有表以焯潛德而昭揭于後世子幸為我述先君志行世系為狀將謁銘表於當世立言者喬新與涇同薦于鄉又同官于朝知先生行義為詳故不敢辭乃具疏其實如右以俟大君子有道德而能文章者采摭而論著焉

資政大夫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謝公行狀

公諱一夔字大韶姓謝氏其先本晉太保文靖公安之

裔世家南昌之新建之古源祖永亨避仇贅𡠉丈王氏
家遂從其姓及公貴顯廼請於朝復先姓云父得仁為汀
州經歷以廉惠得民部使者薦之陞推官讞獄明恕正
統乙巳大盜起沙縣攻圍汀城勢張甚郡推集民兵助
閫帥守禦屢挫賊鋒既解圍官軍執村民四百餘誣為
賊又為力辨得釋民德之及卒汀州人建祠以祀焉公
天資温粹弱冠從翰林侍講吉水尹鳳岐先生讀蔡氏
書先生覽其所作經義論策大加稱賞語諸生曰大詔

它日所就吾不及也吾於文字間見之矣郡推卒于行
營公扶柩歸塋居喪讀禮足跡不至城市免喪以所業
赴江西鄉試名在前列㑹試禮部以書經冠天下士及
廷對英宗皇帝策以禮樂刑政之要公所對上推唐虞
三代之盛下及漢唐宋沿革之詳凡三千餘言末又曰
禮樂之本刑政之原不外乎一誠臣願陛下運此誠以
興禮樂則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矣運此
誠以用刑政則一政之出人信之如蓍龜一刑之施人

畏之如鈇鉞矣英廟覽之深契聖衷賜進士及第擢翰林院脩撰又命公與庶吉士楊英等同進學于翰林俾讀中秘書蘇是所學益博所得益精發為文章不為竒崛雕刻之詞而純乎淵永人共推服少保李文達公尤重公每以偉器期之脩英廟實錄文達為總裁以公為纂脩官據事直書得史官體今皇帝初御經筵以公為講官賜銀二十兩鈔二千貫紵絲二表裏實錄成陞左春坊左諭德加賜銀幣尤厚公因請假歸省先塋抵家

捐俸立義學以教族黨鄉閭之子弟又置義田義倉以賑貧無以養者郡推祠在汀躬往祭奠遺民迎拜公接之無貴賤皆與抗禮汀吏民咨嗟頌其賢暨還京會朝廷以星變求言公上疏陳五事一曰正宮闈以端治本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三曰開言路以決壅蔽四曰慎刑獄以廣好生五曰戒妄費以足財用忠懇剴切多人所不敢言者士大夫翕然稱之雖不識公者讀其疏亦皆慨嘆想見其為人上以宋元二史予奪迄無定論特

命內閣儒臣妙選學識老成者用朱子書法編纂成書以續通鑑綱目時翰林在選者僅十有四人而公與焉公分修元史因推廣前待制王褘之論以為泰定帝為世祖長孫宜承大統雅克特穆爾迎立明文不過欲因際會圖富貴爾故於雅克特穆爾舉兵以謀逆書凡以兵附雅克特穆爾者以謀叛書於上都遣兵以討叛書一正前史之謬君子韙之書成進御陞翰林院學士賜宴于文華門右廊又賜鈔一千貫成化十四年二月皇太子出

閣詔簡儒臣充東宮官公與學士彭公彦實等皆以學
行選侍講讀十九年九月陞禮部右侍郎凡制度儀文
多所裁定前所未有者必稽經考吏參以祖宗舊制具
為儀注務使可行二十二年冬陞工部尚書工部所掌
素號繁猥而工匠之長號作頭者持吏短長恣為奸利
公躬校案牘嚴勾稽剔蠧獘謹物料出納之數正匠作
逋逃之罰斥遣作頭不得近左右凡有營繕必計程期
慮財用以授屬官之廉能者使董之故費出有經人無

久役二十三年春公得痰咳疾在告三月上書辭俸優
詔不允夏五月疾稍愈亟出視事俄而病復作易數醫
寖劇卒之晨命僕取水盥頮訖衣冠出坐小齋指口言
渇侍者以湯進飲之又進粥未及食溘然而逝是月十
有九日也享年六十有三事聞贈太子少保賜鈔萬貫
賻其家遣官諭祭者再且命有司造墳以葬公天性樂
易待人接物一本於誠尤篤於友誼有誤罹法網不能
自直者必語所司爲辨之不啻巳事或材可用而沉淪

下僚者薦諸當道拔而用之不幸客死者為歸其喪或卹其妻子在翰林屢典文衡嘗考禮部貢士得羅倫置諸魁選已而倫以狀元及第考南畿貢士得王鏊以冠多士及試大廷鏊名在第三人皆服其鑒別之精自少好學至老不倦所著有古源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娶鄧氏有賢行累封淑人先公三年卒瘞邑之某原至是諸子卜以某年某月某日奉公柩合葬焉子男三曰綱鄉貢進士先公九年卒曰紀曰經女二長適國子生余校

次適國子生況鑾皆宦家子也孫男五曰麒邑庠生曰驥國子生曰鳳曰騂曰騶俱習舉子業惟公以大魁致位司空文行卓然為士林模楷其歿也當宁嗟悼䘏典優隆可謂哀榮兼至者已公官居二品隧道有碑幽竁有銘宜得當世名儒為之論次以垂不朽喬新與公生同鄉仕同朝居又比舍相知最深謹述公世系行已歷官之槩以俟立言君子采摭焉

椒邱文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椒邱文集卷二十一至二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張城

椒邱文集卷二十一

明 何喬新 撰

詩

四言古詩

終慕堂

薊門敦君信念其二親蚤逝欲養弗逮故名所居之堂曰終慕志不忘乎親也予嘉其能孝爲賦詩以寫

其思親之情云

瞻彼堂前維椿鬱鬱念我父兮心焉如割瞻彼堂北維諼靡靡念我母兮潛焉出涕椿兮諼兮載榮載落父兮母兮逝不可作豈無尊酒為誰酌之豈無鐘鼓為誰樂之日居月諸迅逾川流顧懷罔極我思悠悠朝風飄飄庭樹蕭蕭我思我親中心翹翹夕風烈烈庭樹揭揭我思我親中心惙惙維古有聖終身慕而永言孝思殆其庶而九天蒼蒼九原茫茫我生有盡我思曷忘

平林送憲使錢廷珍赴任

平林送憲使錢公也公以懿行淵識光膺寵命典憲滇南軺車既駕羣公出祖故作是詩以餞之

菀彼平林言秣我馬君子于征言餞于野旨酒維醹嘉殽維旅羣公具來爰兹出祖

於維君子武肅之胄金券玉冊勛庸維舊慶澤攸鍾德音是茂克纘前休維邦之秀

有豸斯冠有繡斯服為皇藎臣憲度是飭汾水之曲梁

山之麓駟牡騑騑爰咨爰度
閩海茫茫有廓其疆皇命藎臣式是南邦毋茹其柔毋吐其剛以佐膚使惠我遠氓
龍節煌煌鸞聲瑲瑲繡衣孔揚戾于海邦孰爲豺兕我斧其吭孰爲鴻鴈我哺之糧
敷政維公有嚴有容惠于神人罔怨罔恫相彼蓼蕭零露濃濃湑爾君子寵禄攸崇
截彼滇城南控金齒膚使來臨戎夏咸喜乃激乃揚有

紀有綱孰為民瘠憲度孔明
黒水南注維禹之績於皇有命往宣我澤是綏是附百
蠻無侮厥篚大貝歸于天府
嚶嚶者鳥求其友聲念我良友中心怦怦黙蒼蒼蒼昆
明洋洋顧言從之道阻且長
肅肅皇命維公將之悠悠我思何日忘之矢此頌歌式
昭德音令德不忘以慰我心
右平林十章章八句

桂山送朱方伯赴陜西

桂山送方伯朱公也公歴典諸藩有勞有烈肆膺寵命尹兹西夏羣僚出餞賦詩以致頌禱之意焉

桂山巀兮桂水瀰兮産兹藎臣邦之傑兮維此藎臣允武允文奮庸中外厥聲沄沄

廼登賢書廼踐亨衢廼秉邦憲廼𠞰訏謨龍節斯煌鷺車載驅孰荒我鋤孰枯我濡

炎海之陬有鴞有蝨帝命公往叅彼大猷敷政不絿是

釐是柔皇澤爰流恫瘝以瘳
帝曰良哉予嘉乃績于旬于宣往佐邦伯以糾以逖以
弘皇德内綏羣黎外威北貊
涇原有驕敢犯我圉公董王旅往禦其侮龍盾虎韔載
斧其吭羣醜以劉北鄙載寧
公有丕績皇用寵錫有廓閫邦陟公為伯是懷是撫公
維民父是訓是釐公維民師
相彼玉瓚注茲黄流溫溫君子多祉是遒天祚公胥是

多賢子春榜秋臺克趾厥美
河華千里維古帝京皇曰往哉汝維長城公拜稽首寵
命維隆敢竭股肱之屏之墉
金城萬雉周漢所營公往涖之扞彼朔庭四國來同方
伯之功訖其外庸乃卿乃公
隼旟熊軾出次芋原羣公餞之班以周旋有𪏭有葩有
梟有橐方伯燕胥其鼓考考
咸陽遺黎戴公父母若耋若稚奔走來迓秦人之喜閩

人之悲願隶鈞樞式弘厥施

終南之麓煙樹蒼蒼思我公兮曷日其忘粤山之椒停雲霮䨴公念我兮毋金玉其音

右桂山十二章章八句

五言古詩附集句

讀曾南豐詩

韓公歿已久詩道日陵夷豈識渾雅作徒逞妖媚詞有如苔砌蛩竟夕鳴聲悲又如娼家婦粉黛飾陋姿寥寥

數百載天子起紹之一掃西崑陋力追騷雅遺峻如登華岳石磴何嶔崎壯如雷電驚白晝騰龍螭清如方塘水風靜緑漪漪瀰瀰澹如空桑瑟枯桐絙朱絲雄㧞追李杜奇溢薄宗師金陵與六一嗟賞無異辭羣兒厭黍稷相與甘糠糜黄口恣淩詬顱謂不能詩豈知韓公後何人能庶幾想當揮翰時元氣盎淋漓渾涵實天造顱豈推敲爲我願寫萬本甲甲喻羣兒千周爍彬彬大音初可窺欲造風雅域斯文乃階梯勗哉追古作峻途極攀躋

毋為拾紅紫點綴鬭妍媸

謁寇忠愍公祠

靈宇何沕穆幽篁亦蕭疎殘碑半剥落荒蘚侵庭除嗟公抱奇節毅然雄萬夫平生致君意欲與皇王俱從容定儲極決策佐神謨九重方眷注羣憸紛詆誣冤哉孤注説坐使君心渝出典北門鑰南投瘴海隅厭世一何蚤騎箕返太虛遺黎迓歸櫬哭祭填道途精誠感枯竹翠篠俄紛敷江皐敞祠宇巖嵲何翼如至今民與吏薦

獻羣奔趨我來拜庭下周覽掃平蕪英姿凜如生尚足
懾奸諛直道古難合臨風增鬱紆

謁考亭朱夫子祠

嘉樹何莞莞方塘亦溶溶溪山幽勝處中有夫子宮慨
自孔孟歿秦坑焰復紅吾道殆欲熄斯人如盲聾天未
喪斯文乃啟洛水翁茫茫尋墜緒懇懇開羣蒙夫子振
其後超然蓋世雄六籍重研究心與往聖通長風掃陰
翳皦日行晴空明王曠不作天下孰子宗鴟梟噪威鳳

蜿蜒嘲神龍携持二三子講道空山中昕夕絃與頌衿珮何雍容至今建溪上斷斷騶魯風乘鷺溘遐逝聲光赫無窮嗟予生已晚慕道恒忡忡少壯不自力倏覺頭欲童兹晨欵門墻再拜涕沾胸九原如可作執鞭以相從

謁李忠定公祠

宋故丞相李忠定公世家樵川其精忠大節史載之詳矣使公之言用於靖康之初徽欽必無北狩之辱

使公之言用於建炎之際高宗必無蹈海之危讒邪交作而公竟殁貶所嗚呼哀哉予謁公之祠感公之忠節慨嘆之餘情不能已故賦此

孤狐升御座黒青翳炎精北騎忽南下長驅無堅城廟堂無遠略金幣但乞盟我公抱忠憤抗疏請親征内選環衛士外裕勤王兵北人聞褫魄逡巡為從營羣邪互擠排不顧皇穹傾公謀既不用彼勢益憑陵青城駕不返哀恨徒嘤嚶建炎初嗣統起公秉鈞衡拳拳復三鎮

汲汲返汴京慷慨陳十策炳焉如日星國勢稍張皇彼
衆咸震驚汪黃苦相忌投荒復南行敵主據宸極神龍
幽邊庭公轅不復北河洛戰血腥皇天不憖遺騎箕上
青冥此邦公故里遺廟儼儀刑神遊三百禩英氣凜如
生升堂展拜謁溪毛薦芳馨思公不可見頫仰清淚零

嵇侍中廟 賈后字南風

華林怒蛙鳴桂寢南風競五王弄戈鋋宮闕煙塵暝英
英嵇侍中忠誼本天性當其徵起時捐軀計已定傷哉

蕩陰戰鼓衰將亦病狡童犯屬車王旅忽奔迸僕姑集帝躬六璽墮深穽公馬豈不佳見危思授命兗渠何咆哮曳公斫其頸血流湔帝裾藻火互相映年深化碧草萋萋紛被徑公名耿不磨屹與華崧並至今蕩東門廟貌嚴且正我來款靈宇蘋藻載將敬韓原驅車馳成臼載拏泳鄭詸非濫刑疊免實天奪思公不可作臨風發高詠

越王臺懷古次南谷韻

甌閩古建國釣龍有遺臺臺空龍已逝沕穆祠宇開劍履掩虛幌丹青雜荒苔念茲句踐胄桓桓亦奇才援戈逐秦鹿土宇日以恢疏封受赤社組練咸陽回貢篚來百粵威聲振九埃緬懷全盛日意氣亦雄哉至今奠椒醑猶有遺民來魚燈已黯黯馬鬣尚纍纍故宮渺禾黍落日潮聲哀感此發長喟登臨為低徊

長平懷古

寒雲起崇岡厲風振林木山鳥鳴嚶嚶恍如趙兵哭低

佪憶往事感我淚相續哀哉長平戰虎吻厭人肉翩翩佳公子慮事何不熟括也喜談兵身死家亦覆恐哉白氏子欺天逞淫毒雄兵紛若林一旦填溪谷至今耕墾者往往得遺鏃孰云天網疎報應如轉轂杜郵豈為冤萬死未足贖嗟嗟秉鉞士起傳宜三復前車諒未遠後乘慎馳逐

潞城懷古 春秋潞子嬰兒之國也

朝出上黨城晝抵嬰兒國民俗固質野原田亦磽瘠西

望荆卿墳蒼然閟榛棘衛公有遺祠繪事儼冠舄我懷
馮野王自少謹修飾雖云世所賢衆枉紛忌直初馬斥
潘邦繼乃困徽纆積善云有慶伊人死讒慝天道良悠
悠古今同太息我欲訪松楸剪薙加培植空原渺無覿
悵望淚沾臆

武鄉懷古

武鄉古名縣孤城瞰漳水漳流日奔騰雉堞半淪圮居
民百餘家築室傍山趾我來賑饑羸周覽臨漳涘石勒

城久荒凄迷暮烟紫當時逞桀逆所過生荆杞襄國既稱孤歸來宴鄉里此鄉比豐沛夸談曾不耻寧知二紀餘竟作若敖鬼榮華詎幾時起没浮漚爾如何金稜侯英名照青史

晋陽懐古十首

懐卜子夏 河津縣

龍門崇且秀間氣鍾名賢卓哉卜氏子允為羣彦先講道師元聖顔冉同周旋序詩發微音傳易探幽玄豈惟

富文學垂訓多格言悠悠千載下介屋尚蔚然我欲薙荒穢米蘋薦寒泉九原如可作願言為執鞭

懷郭林宗介休縣

炎光日以曀羣閹弄王綱忠賢弃埜澤憸狡登巖廊李范秉清論侃侃扶天常豈知稽天浸一葦詎能航夫子明且哲允為萬夫望匪夷亦匪惠相時慎行藏終然脫奇𩥇冥鴻恣髙翔瞻烏止誰屋感此懷悲傷中郎發潛德千載揚休光

懷關壽亭 解州

黃星爛長空漢社倐已屋高皇有賢孫慷慨志恢復桓桓壽亭侯佐佑共馳逐紫髯勁如鐵面色類赬玉破操遂收荆虜璋載開蜀襄樊陳魚麗黠寇勢日蹙天意不可回臨沮竟顛覆生為萬夫雄死義不為辱英爽原不亡鞭霆駕雲轂至今海宇中饋奠競尸祝嘉殽薦羔豚桂醑清且馥呂蒙今何如餒鬼啾啾哭

懷文中子 河津縣

洙泗啟道統緜延及孟軻軻歿聖緒絶玆道寖以訛河汾有名儒志道心靡它禮樂事探討詩書重研磨董薛與王魏從游共切磋上希紹絶緒下欲障頹波續經雖云僭格言亦已多云何末學士持論紛詆訶欲知經世心東征有遺歌

懷郭汾陽太原

華清春晝長羯鼓聲方競鐵騎來漁陽翠華遽西幸郭公真雄才仗鉞事戡定北征掃欃槍東討戮梟獍回鶻

請受盟吐蕃夜奔迸從容進退間順人且安命奸闍亦革面洒涕起深敬汾陽啟茅土寵眷一何盛安危繫一身夷夏知名姓中興多英賢福履誰能並茂績紀汗青千秋尚輝映

懐陽諫議夏縣

晴巒凝黛色寒溪漾澄流睠昔陽諫議韜光此夷猶賢聲徹䴉座徵詔來林丘遂辭麋豕羣去與鵷鷺游謂公當謇謇而公但悠悠青蠅忽止藩賢相投荒陬公乃叩

閣爭累疏不自休精忠貫皎日勁氣凌清秋白麻不果降憸佞恚且羞公歿數百載士風日以偷旖旎荃與蕙茲焉化爲茅朝陽無鳴鳳立仗多騂騮思公不可見悵然抱孤憂

懷裴晉公 聞喜

淮西有猘犬狂吠何狺狺廟謨方致討噬齧及四鄰晉公秉旄鉞出頓溵水濵鐵騎既蕭蕭檀車亦轔轔顔愬爭效捷古通敢逡巡元兇卒就戮寵錫何來頻歸朝贊

大猷讜論常誾誾青蠅紛來集皇甫亦何人奉身歸綠野詩酒陶吾真列閭仰舊德四朝推宗臣髙步姚宋後誰能繼芳塵我歌平淮雅清淚欲沾巾

懷文潞公嘗為翼城令

亭亭潞公軒膴膴翼城縣公昔宰縣時琴觴此游衍泉石清且幽芳林亦葱蒨一朝秉鈇軸德望膺殊眷建儲恥言功被劾不自辨筦鑰司北門旌麾靖東甸廟堂殊雍容士庶自欣忭偉哉社稷臣百世能幾見平生仰髙

風覽物增遐睠典刑邈難覿俯仰淚如霰

懷司馬温公 夏縣

瑶臺何巍巍涑水亦瀰瀰我公獨何之空堂遺劒履念昔熙寧初事事稽周禮新法紛如毛舊基寖以圮公時居洛師容與花竹裏朝披嵩阜雲夕釣伊川水宣仁始臨朝翻然為時起惓惓撫瘡痍汲汲除莠秕坐令憔悴民復見雍熙理胡為厭氛濁遠然騎箕尾忠清與粹德令聞傳不已嗟予生已晚高山夙仰止稽首遺像前酌

泉薦芳芷

懷趙忠簡公聞喜

淮甸狼烟昏鑾輿欲南避羣公奉頭竄肯爲宗社計英英忠簡公談笑却邊騎六飛一臨江將士爭奮厲蘄王既壯首魏公亦南至敵帥失色歸逆豫亦潛逝王室再造功當時誰與二孽秦忽登庸力主和戎議遂令社稷臣白首投荒裔妖鱷鼓腥濤海蜃揚赤幟遺表何琅琅初心猶不替公歿纔百年吳宮已蕪穢董澤有遺祠歲

時薦椒茘騎箕倘來歸怊悵仍增欷

題蘇李泣別圖

黃雲黯欲暮歸騎慘將發釃酒上河梁羞與故人別後會不可期請與君永訣祈連山前箭沙漠窖中雪君心與我志各欲效忠節老親坐誅夷此志遂蹉跌今君獲生還竹帛炳貞烈顧我墜家聲有懷共誰說韓王昔降虜茅土世不絕念我先飛將守邊號瓌傑臣罪固當誅臣族詎宜滅嗟嗟全軀臣誰肯為論列我心豈忘歸望

鄉心如爇親族靡孑遺念之肝腸裂慟哭送歸旌哀哀淚成血君歸謁茂陵毋爲遂結舌寄語霍將軍此心宜識察

巡黃花鎮

驅車出東郭行行指邉城是時歲向暮陰霾晝晦冥驚風號枯柯寒鳥鳴嚶嚶中官候道左邉帥戎服迎旌旂分旖旎劍戟亦縱横閱兵黃花鎮駐節驢安營山路石确确斷溪氷始凝羸馬鞭不前僕從皆涕零昔賢畏險

道我胡不自寧邊氛正須洞詎敢憚遐征三陟記嚴寒
尚慮稽王程安得霍嫖姚一掃邊塵清

過諸葛武侯廟

予使蜀過沔聞縣有武侯廟極欲往謁而積雪載道
僕夫已痡遂不果往馮上誦出師表慨然嘆後世如
公者何其鮮也因賦短歌一章以致高山景行之意
云石棺山名吉利曹操小字也時成化丙午冬十月
二十九日

石棺山霤霤沔水波溶溶中有武侯廟棟宇亦崇崇念昔炎祚微諸藩務爭雄吉利據全魏仲謀擅江東斯人伊吕儔長嘯草廬中英英高皇胄志欲芟羣兇徘徊襄漢間孰與同其功一聞卧龍名三顧禮益恭從容決大計魚水欣相逢首結孫氏好再摧曹氏鋒益梁既歸命滇嶲亦乗風遂令寰宇内重視炎光紅天意若難諶大星隕長空超然謝氛濁歸覲永安宫歷觀百世下孰能蹈其縱有謖孰肯戮有正孰能容公道未必布忠益未

必從九原不可作孰為人中龍廟貌在兹邑聲光赫無
窮嗟予生已晚仰止常忡忡朗誦出師表慨然淚霑胸

景陵書事即南齊之竟陵伏羲之後風氏封於此

漢江南滙處云是古郧鄉風氏遺封在茶翁舊井荒五
華飄暖翠三澨混晴光名宦懷仁傑賢藩憶子良俗淳
民訟簡政峻吏書忙水國舟為市漁家葦作墻春深荻
筍美秋晚稻花香菱芡充常貢魚鰕售遠商茅簷晨霧
重蓮蕩午風凉犬吠蘆汀月雞鳴蓼岸霜凫鷖晴泛泛

葭菼暮蒼蒼最愛停舟處漁歌送夕陽

王昭君

昭君在掖庭皎皎氷玉姿絶色恒自負不肯賂畫師君王不識面遠嫁與胡兒愛惡元有命不在妍與媸名花萎荒穢小草植軒墀古來盡如此悲嘆亦奚為

真氏女

真文忠公之裔孫當元時仕為莞庫負官錢數十萬鬻其女以償久之流落倡家女以剛貞自持日隨其

儕出惟歌雅詞吹洞簫而已狎客不敢犯姚牧庵為承旨嘗會客翰林院女以善歌往供奉牧庵聞其作閩語詢知其故而憐之告於所司脫其籍以嫁院吏黃逮逮後仕至顯官客有談其事者予因賦詩以紀之

妾本相門女少小顏如玉阿爺負官錢鬻妾以自贖詩書不復理學唱金縷衣當筵歌一曲贏得錦纏歸相君名世儒聞歌忽驚訝相問始知因矜憐重悲詫告官脫

妓籍禮送歸名家紗窻理舊業肯復歌淫哇昔為冀上英今作閨中秀長安遊冶郎詎敢窺窻牖羅裾與象揥淡然儒家粧良人詞苑吏不數羽林郎今宵復何宵三星正當戶喜極忽成悲潸然淚如雨幽蘭植糞壤芳潔常猗猗妾身猶處子郎君當自知

夢萱堂

靈萱委秋露歲月忽已徂永夜不能寐念此增煩紆孝誠既昭格精意遂潛孚宛然升北堂音容懽以愉酌酒

爲親壽起舞爲親娛不知夢裏逢但覺愁懷舒寒雞俄戒旦幽明遂殊途遺攬衣重悽惻清淚沾華裾推窓悄無覩落月啼林烏

挽段節婦新城令畝之母也

結髮事君子燕婉期百年寧知賦命薄中道失所天應門既無童負郭靡有田呱呱兒在褓詎敢覬成全歲晏衣未製午過突無烟褰修條來顧巧語何便便謂言栢舟詩寧勝凱風篇殉節空自若饑寒竟誰憐婦聞氣填

膺幾欲奮其拳妾心雖匪石比石似更堅貞松挺寒翠
忍使柔蔓纏蹇脩慚且走舌縮詞莫宣苦節益自勵之
死矢靡愆梧桐秋月冷照我影娟娟豈無忘憂草對之
不開顔天道信靡忒子壯孫益賢日月迅如矢霜華倏
盈顛奄忽厭榮養城南起新阡孫今振脩翼虞廷日蹁
躚追思重闈志清淚長潸然不羨雙烏綽楔樹門前不
羨五花錦誥來日邉但願太史紀貞烈耿耿徽音百世
傳

何家莊八景

高嶺晴雲

危峰高際天掩冉雲湍谷幽人玩奇變昕夕看不足迎風翠蓊翻映日錦屏矗澹涵霞影紅濃混黛光綠出處自有時悠然靡羈東蒼生望霖雨毋為滯林麓

東陽霽雪

積雪徧原埜茲山晝未消汙池與危石皜皜成瓊瑤寒光徹疎檽素藹綴枯梢出門騁遐矚玉柱倚層霄樵逕

邈難尋鳥聲亦寂寥何當登絶頂曠望遺紛囂

杉山翠色

我昔種嘉樹封培恒究心樵斧不敢睨牛羊靡相侵兹焉三十載蒼然秀穹林喬柯拂晴昊密葉陰閒潯春至黛色媚雨餘翠烟深豈同牛山木濯濯彼遥岑

竹墅秋聲

崇岡曠且夷種竹十餘畝長風天際來瑟瑟鳴不已清音諧鳳鸞雅韻協宫徵恍疑王子晉吹笙碧雲裏山居

澹無爲塵慮淨如洗何必莞與磬鏗鎗聒人耳

井庵曉鼓

玉繩麗東峰斜月映虗牖山僧初出定逢逢鼉鼓吼塡然一何壯隨風落谷口巖壑欲振搖魑魅盡驚走征人戒前途耕夫趨隴畝山翁朝慵起輾轉搔白首

水碓宵舂

村居澹無營所需在粒食引泉運雙杵匪藉樵青力飈輪駛若飛怒湍亦衝激月明響丁丁隨風入寥泬精鑿

諒天成功利妙無迹却憶漢陰言艴然長太息

戍卒故營

原田何畇畇禾黍亦彧彧村氓耕壄餘往往得遺鏃云昔備閩粤貔貅曾此宿緬懷屯戍時笳鼓振山谷四海今一家荒壘成平陸萬竈無遺踪長林曉烟緑

石門古道

雙石勢嵂屼山徑出其間將將如觀闕行人日往還初疑登劒閣一髮縈巖巒又疑出井陘詰屈羊腸盤吾聞

長安道車馬去閒閒駕言趣行邁文衢鳴和鑾

夏夜獨坐

炎宵苦煩燠爇坐綠樹陰凉颸天際來朗月照我襟幽懷鬱未展忼慷撫鳴琴初彈龜山操再奏猗蘭吟曲盡長太息悠悠孰知音俚耳厭苦淡新聲競哀淫懷哉苛蕢者猶識宣尼心

田家即事效陶彭澤

春至原草綠驅牛出東隄野麋避我走田家向我啼放

牛恣所適植杖采柔微倦來卧松下松高暑氣微俯聽流泉聒仰看浮雲飛日暮騎牛還稚子候柴扉濁醪聊自慰相顧情依依但願長如此安知慕輕肥

偏頭關書事

金湯天設險形勝壯遐荒地控黃河扼山連紫塞長別營貔虎卧分陣鸛鵝翔羽檄通西極烽煙接朔方降胡隨畜牧戍卒事耕桑土屋冬偏暖松棚夏獨涼樺林藏蟄獸麋壠走羣狼雲暗金笳急風高鐵騎強承恩司管

綸敷德輯戎羌德化雖無外神州自有疆洗兵青海上
秣馬黑山陽誓斬樓蘭首銘功荅聖皇

有感

季子相六國孟軻老於行悠悠千載下不知孰重輕如
何當世士之死競浮榮乞墦曾莫耻醉飽還自矜豈知
妻與妾慚憤號中庭
氷山何嵯峨羣兒競依倚謂若崧華安豈復憂崩圮
皦日出雲端炎光徹厚地堅氷泮如淖羣兒竟何恃

柄國時門下客如市一朝竄南荒諸客亦遠徙寄言媚竈者胡不鑑前軌

秋懷六首

白露悴百草𤣥蟬寂無聲庭柯歛新翠竟夕寒螿鳴感此時序易披衣坐前榮仰視天宇間銀河隔雙星一葦亮可航相望未合幷𤣥運亦多阻矧茲塵俗情援琴鼓別鶴感我淚交零

驚飈撼庭樹秋氣慘悲凉𤣥鳥已遠逝羣鴻亦南翔幽

人抱遐思攬衣起彷徨念昔少壯日志輕杜與房淹留竟何成鬢髮倏已蒼平津為漢輔汲生老淮陽感彼積薪嘆悽然令心傷

月明秋院靜砧聲一何悲為問擣衣者云是遊子妻昔居燕昵初不忍一夕違如何遠行役十載猶未歸淇上有游女邯鄲多妖姬容華雖可愛節義亦易虧君雖不我念妾志終不移願君一回慮追念合巹時

蘼蕪翹芳藹井梧墮輕碧榮悴諒有時世情何役役寒

蛩亦何求嘒嘒號永夕端居澹無營玩物聊自適春華
雖可娛適口美秋實得馬未足欣亡羊亦非戚生年知
幾何撫卷悼往跡乃知蒲團懽不若道傍櫟
方塘澹無波風起䠞文縠亭亭芙蓉花穠豔照晴綠顔
兹搖落時蘋蓼紛在目豈知窈窕姿寂寞寒江曲想應
厭紛華寄此媚幽獨我來當杪秋臨風挹寒馥但憂芳
歲晏月白霜華肅
褰裳涉秋水言采芙蓉花采之欲誰遺所思在天涯念

與君别時春風茁蘭芽蘭枯秋露冷君行未還家豈無一樽酒亦有箏與琵單居誰共懽俯仰增長嗟此花何足愛遠寄比容華但恐去路遥零落同羣葩

題黄君愈宣江山一覽亭

山翁不川游溪翁不山住兹亭何巍巍妙得江山趣浮光滉簾櫳飛翠墮窗戶江山百里間一一堪指顧披雲款巖扉乘月泛烟溆鷗鷺狎琴尊鹿麋隨杖屨悟兹動静理悠然豁心慮嗟子抱清尚山水夙所慕年來徇徵

祿舊游隅煙霧閒君構危亭便擬投簪去憑高騁遐矚允矣愜中素

貧女篇答王元哲

妾本貧家女陋質匪姬姜幸承姆史訓恒以禮自防雖無珠翠飾被服潔且芳弱年甫及笄爺娘擇宜當朱門非敢望所願夫壻良命薄蹇修拙誰歌鳳求凰同時拾翠者兒女已成行嗟我獨何辜悽悽守空房常恐芳歲暮繁華委秋霜覽鏡每自悲幽憂結中腸忽承眷顧言

感我思徬徨失時固可悼失身重堪傷赤繩有定分桑中詎非狂矢言保貞節肯踰東家墻伯鸞倘見求勉焉希孟光斂衽謝贈言清洟沾羅裳

涔陽道中

秋郊雨初霽駕言適涔陽炎氛淨如洗高樹含新涼蕙草已斂色菊花正揚芳微風來遠壑衆綠紛披揚溪濵暫稅駕水石鳴琳琅渚沙粲如雪鸂鶒雙飛翔低迴翫物理塵想頓消忘落景麗西嶠漁歌起滄浪蒼然暮色

至候騎紛道傍登眺興未窮悵然陟崇岡

澧陽道中見蘭有感而作

驅車道涔陽極望蕭艾綠微風起道傍吹幰送清馥穿林競披尋猗蘭在幽谷翠葉泛寒飈素華映晨旭羣猶苦蔽翳悴憔抱幽獨幸茲臭味同相依有秋菊洛人愛牡丹楚客重蕡菉誰能憐國香過者競驅轂感彼尼父嘆凄然淚盈掬聊為剪荒榛毋令肆侵瀆

遊疊山亭和自立僉憲韻

玄雲鬱四塞白日奄西淪邊馬忽飛渡長江猶平津先
生起南服夙昔味道真援戈挽頹景力竭心徒勤六龍
既浮海單騎乃來閩間關豺虎場號慟霜霰晨寧知造
物者全節付斯人壯轅竟不屈九死等一塵高節何所
擬閩山碧嶙峋嗟哉師變輩乃甘異域臣浮榮今何如
庭草秋復春

送朱方伯

春郊雨初霽綠樹含華滋使君駕言邁雙旆風披披崤

函渺何許去路正倭遲且罄同袍歡飲餞江之湄開樽酌芳醑㩼簡哦新詞賔從勸且酬不覺馭景移念茲長安道年來困創痍窮邊吼豺虎孤戍屯熊羆君行殿藩服一展胷中竒露檄諭疏勒揮戈斬屠耆坐令三邊士賣刀事鋤犂功成奏丹扆峻擢擁旌麾君車日已逺會晤當何時願言樹嘉績慰我渴與饑

齋居對雨懷惟孝

空庭灑飛雨花樹涼蕭蕭端居倦佔畢隱几不自聊念

我同袍友睽違忽連朝官曹咫尺地邈若千里遥清觴
悵獨酌玄理孰與晤含情無枯桐絃急思轉焦何當化
雙鵠聯翩凌層霄
瑶臺雙靈鳥文采何葳蕤蕭韶感清夢飛下丹山陲鳴
聲殷笙磬羣啄徒啞咿鶵鴻若相妬況此鵶與鴟棲息
每非所羽毛日摧萎願言共高舉結巢碧梧枝養此五
采翮遠彼百鳥嗤
春暉堂為周冬官賦

春暘麗晴顥百卉含和澤離離堂下草乘時泛輕碧念茲茂以榮允籍春暉力春暉豈望報草心自罔極婉彼周家母顧復心尤劇子今茂且賢亨衢振脩翮貤恩攽命書亦既昭淑德母髮日種種子心恒惻惻豈無羶與薌亦有琴與瑟雖能養口體未足供子職常恐駛景流歲月忽復易高堂揭華扁脣藻何爲奕願同堂北萱長使慈心懌

終慕樓

日沒旦復出花落春再開哀哀父與母一去不復回思
親不可見登樓寄遐矚西風吹庭樹彷徨動心曲樓前
有慈烏啞啞啼晨霜我親獨何之感我淚沾裳樓外有
飛雲悠悠覆親舍我親獨何之感我淚如瀉豈無祠與
墓歲時薦蘋藻雖云祭時豐不似養時好海深猶可竭
山高或可夷我生雖有盡我思無窮時

秋夕獨坐有懷鳳儀秋官

炎暉倐西沉華月映虛牖涼飇天際來秋聲在高柳念

我夙心親倚牀屢搔首憶昔遇君初傾盖即如舊古道期共敦斯文相與剖胡兹遽遠别中腸互縈糾君如遷喬鶯嚶嚶求其友我如失羣鴻孤飛粤南岫豈無鷹與鶻自顧非我偶憂來還自慰同心勝握手寶劍尚有合别離詎當久所願勵姱節芳名垂不朽

次文瑞僉憲遊鼓山韻

靈山何巀嶪高瞰弱流東萬井喧俱寂諸天路可通松雲春黯黯花雨晝濛濛浴鳳池波冷潛龍石竇空祇園

珠作實梵剎玉為宮文物懷先哲胚胎想化工叨陪羣
彥後並駕此山中細草承香轂垂楊繫玉驄沉烟凝瑞
靄寶篋炫晴虹已喜朋簪盍還憐意味同繡衣來上客
華悅侍羣童對奕慚予拙論文羨子雄鶴隨飛珮舞花
映醉顏紅緣業嗤禪伯風流仰謝公詩成鬼神護何必
羨紗籠

挽孟侍郎鑑

華胄承騶魯宏才邁俊英麟經曾擅業虎榜蚤登名英

譪風聲遠黄門地位清含香趨瑣闥擁笏尊霓旌奏對承殊渥超遷位列卿朔方勞轉餉南海藉治兵區脫狼烟息滄溟蜃霧晴賜歸蒙聖眷徵起愜輿情勲業追先哲威儀式後生白雞俄入夢黄閤竟辭榮當宁嗟楊綰同朝惜孔明芳聲垂汗簡懋績紀桓楹舊業荒烟暝新阡宿草縈臨風歌楚些悽愴淚沾纓

水南八景

東嶺日華

羲馭升暘谷千峰煥景光巖巒含霽色松桂散幽香繡壑清暉動丹崖暝霧藏暖晞花徑露晴爍竹橋霜行客催朝發驚烏趂曉翔柴門翹首處杲杲麗扶桑

西池月影

碧霄氛翳淨皓魄映清池風止浮光靜波搖素影欹山河凌滉漾蟾兎浴漣漪露墮驚鷗夢莎寒眩鷺窺天邊瓊宇迥雲外玉簫遲清味誰能識長吟康節詩

梅徑香風

寒飈生曲徑玉樹散清芬輕飈橫斜影全披落寞雲吹簾聞馥郁拂座見氤氛幽鳥憐香雪遊人愛夕薰氷花晴蔌蔌露蕋曉紛紛早結和羮實金盤薦聖君

禪菴古蹟

山麓古禪宫淒凉見舊蹤菱池蛙吹鬧石砌蘚痕封香閣蒼烟暝祇園白露濃已無僧出定時有鶴巢松古磬埋衰草殘碑卧斷蓬誰當再雕飾登覽得從容

金峰曉雲

翠嶺倚層霄祥雲向曉飄輕籠瑷島樹潤浥玉田苗捧

日舒華葢從龍曳絳綃連蜷時度壑夭矯或成橋黛色

晴如滴風光畫未消為霖端有望四海正枯焦絳綃見東坡昭

靈侯碑

翠峰霽雪

危峰寒翳歛天際玉嶙峋一柱擎晴漢長河落曉旻光

搖書幌曙影晃畫樓春玄圃琪花爛貧家縞袂新松巢

迷鶴夢茅屋起龍鱗預喜豐年慶謳歌祝聖神

烏石層巒

層巘翠重重崚嶒聳半空近分金峰秀遠壓玉山雄亂石玄圭積懸崖黛碧崇泉飛春磴滑霞映曉林紅佳氣參差外神光杳靄中儲靈生俊傑元不讓衡崧

南田晚渡

林外斜光暝沙頭短棹忙迎風舷屢叩膠淺楫齊揚三老纜迴舵羣樵又喚航歌聲聞欵乃帆影見微茫棲鷗頻驚起游鰷亦遠藏往來思濟險莫遣繫垂楊

輓嚴郎中憲母

窈窕名家媛閨門譪德音釆蘋共婦道斷織感夫心恪孝尊章重謙慈娣似欽鳳雛嗟未長鸞影悵先沉芳草埋珠珮浮埃掩繐衾庭萱淒曉露原栢鎖秋陰懿德生前著恩波沒後深鳳冠莪夏翟龍誥濕泥金啼鳥悲春檻愁雲起暮岑賢郎腸斷處風急樹蕭森

倒馬關

漢代飛狐道今朝倒馬關危峰臨晉甸秀色接燕山倦

翾飛難度驫驕去復還秋高笳吹急月冷柝聲閒路控八盤陁溪流九折彎雞鳴紅樹裏人住白雲間牙帳衡烟濕金戈過雨斑戍兵勞校閲仄徑壓躋攀烽火通荒徼塵埃變壯顔何當歸報命玉陛遥鵷班

過李都運故居

都運景陵李公積善清慎君子也歷官二十餘年田園不增尺寸茅屋數椽僅蔽風雨而妻孥無怨色予過其家為之感涕因賦長律一章以述公德而寫予

哀云

奕奕靈宗遠汪汪雅度寛黄堂賢别駕粉署老郎官清

氣金莖露芳聲楚畹蘭姓名聞輦下寵命出朝端國課

常先足醝丁亦自安心公療𡧖服政簡吏民歡北闕方

趨覲東門又掛冠兒童隨去旆耆舊擁歸鞍楚甸儀刑

恙吴山遽盖棺異鄉魂杳杳旅櫬路漫漫節操追前輩

儀刑聳後觀薄田臨沔澳老屋枕江干葛嶺松雲暝堂

封草露寒晚風吹鼓子清淚不勝彈

太師定興張忠烈王既葬嗣子英國公懋以宗伯丘先生所作平交南錄勒石墳前未幾隧道産芝一本人以為忠孝所感

聖代開昌運名邦産偉人氣鍾嵩洛秀材軼鄂褒倫授鉞燕山曲宣威瀚海濵雲隨征騎動雪晃戰袍新紫塞咸歸欵烏蠻盡效珍疏封名數重頒禄寵光頻狂猘侵南鄙天兵出粤垠先機弘將略不殺體皇仁鵝鸛酣闘艦樓船富水津螢弧來靡靡象陣走踆踆仗節誅兇豎

飛章諭叛民窮邊皆感化幽谷總回春略地過銅柱班
師覲紫宸節旄加將校錫賚逮宗姻史閣監脩日經筵
侍講辰豈徒兼節制更喜展經綸虓闞周方叔憂勤漢
祭遵臨戎常暨暨接士每申申胡馬俄南牧皇輿又北
巡誓將殲頡利志欲殄軍臣殺氣凌孤壘腥風鼓戰塵
平生思殉國此日竟捐身錫爵分玄社銘功勒翠珉殊
恩宜世享嘉應亦駢臻隧道平如砥華芝爛若銀潤含
晨露重色映曙霞勻齋室歌靈瑞新豐表孝純慶源方

混混奕世畫麒麟

集淵明句輓吴處士

自古皆有歿此語真不虚伊人亦云逝精爽今何如少時壯且厲委懷在琴書誤落塵網中暫與園田疏園田日夢想息駕歸閒居長吟掩柴門棲遲固多娱翳然乘化去壑舟無須臾寒華徒自榮深谷久應蕪荒草何茫茫時時見廢墟人生無根蒂終當歸空無念此懷悲悽言盡意不舒

集句送羅上舍

驅車上東門遊子暮何之親昵並集送悵悵不能辭丈夫志四海不得中顧私及時當勉勵濯翼凌高梯惟念當離別思心常依依仰觀南鴈翔音響一何哀起坐彈鳴琴中心愴以摧嘉會不可常執手將何時撫心長太息泫然沾我衣願言崇令德以副饑渴懷安得凌風翰送子俱遠飛

集句輓泰和蕭隱君

生在華屋處終復委山岡百年誰能持人命若朝霜眷言懷君子零淚空霑裳平生有壯志一旦異存亡慘悽歳方晏祖載發中堂潛寐黄泉下仰視白日光欲歸路無因四顧何茫茫泛泛終何之封樹已荒凉壮風聲正悲飛烏遶樹翔自古皆有然哀哉亦何傷吾欲竟此曲長嘆不成章